



乡宴 潘旭光 摄

红人堂·韩利诚

## 搁沙翦：记忆中的汗水与夏宴

在宁波方言中，“沙翦”（或作“纱吉”）意为镰刀。而“搁沙翦”，则是一个深具农时意义的传统庆祝活动——在早稻收割、晚稻插秧全部完成之后，人们将镰刀洗净高搁，以待来年。这个动作不仅标志着一段繁重农事的结束，也牵出一场酬谢辛勤的夏宴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们一群读小学、初中的孩子被家长动员起来，参加烈日炎炎下的“双抢”（抢割早稻和抢种晚稻）。与生产队社员们一样，每天起早摸黑，最早的时候，凌晨3点即被叫醒，光着脚板跟着社员下田割稻。

一直割到上午9点左右，社员们将装满箩筐的稻谷挑往村里的晒场（俗称“上洋”），我们才可以歇一歇，走上田埂，享受家里老人送来的“参顿”（早餐与午餐之间、午餐与晚餐之间的小餐）。之后继续劳作到将近12点，我们才随着运谷的队伍回家吃午饭。

在家休息一小时左右，我们又会跟在社员的屁股后边，踏着滚烫的石子路，移动着几乎被骄阳晒干的身子到达田头继续割稻。这一割，要到太阳落山六七点钟才可回家。

我有一次跟着第四生产队社员，晚上8点多才把自己的腿从水田里拔起来，疲惫的身心全方位感受了披星戴月的劳动情景。

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紧张“双抢”中，突然有一天，一个消息灵通的伙伴告知：某日我们生产队要搁沙翦了，队长说我们这些学生娃也全部参加。听到这消息，我们顿感自豪，往日疲劳也一扫而光。

自豪的是队长把我们这些孩子当做正规的社员看待，因为按搁沙翦规矩，没有参加“双抢”劳动的没有资格参与，偶尔参与劳动的也没有资格参与。

搁沙翦的前一天，队里就忙活开了。生产队长派一些社员准备时令蔬菜冬瓜、茭白、芋艿、茄子、带豆和

新米，有的社员到街上采购猪肉、小海鲜；女社员则做米馒头、碱水麦粿。搁沙翦当天下午，队长还会指派几位强壮劳力捣糯米麻糍。

等待一切就绪，劳动大军便不约而同地从各个田头启程，浩浩荡荡开往举办搁沙翦活动的院子。那里早已摆放好桌椅，碗筷甚至黄酒。

这股热闹劲完全不亚于现在一些旅游区办的“千人宴”“万人宴”。如果各生产队搁沙翦日子相近，大队还会请来草台班子，在晚宴后唱戏文。

我们这些喜欢热闹的孩子，把每年的搁沙翦当做夏季“双抢”之后最幸福的日子。

搁沙翦，被严格限定在立秋前。因为依照传统，晚稻插秧要赶在立秋节前完成，一旦误了农时，收成就难有保障。

据考证，搁沙翦活动在清末、民国的象山就已存在，当时流行于大户人家和佃户之间。搁沙翦这个曾流行的乡土习俗，可能源于我国古代的乡土丰收宴。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在作物丰收后，往往以家庭或乡村为单位举行聚餐，庆祝劳动成果，感谢乡里邻居。

搁沙翦，不仅是一场味觉的盛宴，更是一段身体的记忆、一场土地的礼仪。它让我们在味觉与汗水中，记住农事的艰辛，也感受共劳共食的温暖。

扫描二维码  
可欣赏全文

红人堂·李广志

## 明代中日交往中的

## 宁波翻译

在古代对外交往的过程中，语言障碍是个较大问题，为此，翻译人员起到重要作用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译，传译四夷之言者。”

翻译，古称通事，多为口语翻译，又作译语或舌人。明代的中日外交，涉及朝贡、册封、倭寇、海盗、贸易、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，官方指定口岸是宁波，宁波人做翻译的事例较多，甚至有些人的身份比较特殊。

明成化四年（1468），日本贡使来华，其翻译是宁波人林从杰等三人，据《明实录》成化四年六月戊戌条载：“原系浙江宁波等府卫人，幼被倭寇掠，卖与日本为通事”。可知，林从杰等人是被倭寇掠到日本的，后来成了朝贡使的翻译。

与此不同的是，同时期的日本翻译阎宗达，原本是奉化人，他违反海禁，偷渡到日本，做起了朝贡使的翻译（《明实录》成化五年二月甲午条）。

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入贡的遣明使，成员中有一个姓钱的通事，名叫钱宗询。其祖辈原是宁波定海县人。

15世纪中叶，倭寇侵犯定海，本地居民钱得保等被掠走，侨居博多，过上了不错的生活，后在日本娶妻，生子钱宗黄。

因钱宗黄既懂汉语，也懂日语，熟悉两国的事情，也做上了入贡通

事工作，他曾两次随朝贡使回到宁波。

钱宗黄有二子，钱宗璃和钱宗询，长大后也做起了通事。正德六年（1511），钱宗询随使入贡，承担翻译工作，嘉靖十七年，钱通事又随策彦周良来到宁波，“今复居通事之列而来”（《入明记初渡集》嘉靖十八年九月十三日条）。

可见，定海县的钱氏一族，三代做通事。

1523年，日本贡使在宁波引发一场争斗事件，两个朝贡团为争夺贸易权，大打出手，焚掠宁波，史称“宁波争贡事件”。

其中一派成员中有一个叫宋素卿的中国人，他本是宁波人，原名朱缙，弘治年间（1488-1505）去日本，在日本受到重用，娶妻生子，并且成为日本使团代表。因其贿赂了市舶司太监赖恩，得以先行办理入关手续，引起另一派的不满。

宋素卿身兼双职，既懂日语，又懂汉语，甚至还会宁波话，成为史上较为特殊的日本通事。

不仅如此，1557年，丰后大友氏家的遣明使德阳，滞留在舟山群岛，为解救其他被明军包围的大友氏家的遣明使，他派去使者，尝试与明朝参将张四维进行交涉。据《日本一鉴》记载，当时作为使者的通事吴四郎就是宋素卿的后人。

尤为重要的是，明朝廷设立四夷馆，属于管理外国朝贡使及培养翻译人员的中央机构。

为了应对日本贡使，翻译人员被安放在两处，一处是在宁波本地，称市舶司通事，另一处在中央，为鸿胪寺通事。

可见，在明代中日交往过程中，宁波翻译发挥了不小作用。



件「发生地之一（位于海曙区石板巷）。  
境清兴法寺遗址：「宁波争贡事」。